

第四章

革命婚姻



王光美與劉少奇結合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兩個年齡、地位、性格相差懸殊的人怎麼能走到一起？究竟是誰更主動？誰撮合了他們的婚姻？



舞會相識

王光美是在一次週末舞會上認識了劉少奇的。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下旬一個週末，毛澤東的警衛參謀龍飛虎（他在軍調部給葉劍英當警衛時與王光美相識）在吃飯的時候對王光美說：「晚上楊家嶺有舞會，你想不想去，想去我可以帶你去。」王光美馬上說：「當然想去！」她到延安不久，人地兩生，正巴不得有人帶她出去玩。

當天晚上，王光美就跟著龍飛虎去了楊家嶺。當時楊家嶺是中共中央機關的駐地，位於延安城西北，離王家坪不遠，很快就走到了。進了舞場，舞會還沒開始。王光美一眼就看見了老熟人周恩來，他們熱情地相互打了招呼。這時，她發現周恩來身邊還有一個外表俊秀的瘦高個子的中年男人，以前從沒見過。她正要打聽，龍飛虎輕聲告訴她：「他是少奇同志。」隨後把她帶到劉少奇面前：「少奇同志，這是王光美同志，北平軍調部的，才從瓦窯堡回來。」劉少奇眼睛一亮，微笑著和王光美握了握手。王光美臉上露出燦爛的笑容說：「少奇同志，我看過您寫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舞曲聲起，劉少奇邀請王光美走進「舞池」……劉少奇的舞技如何，王光美從沒有評論過。不過和她同時期到達延安的美國記者安娜·露易斯·斯特朗生動地描述了幾位中共領導人的舞姿，並拿他們作了比較：

和談首席代表周恩來從南京回來後，帶著外交家的風度，翩翩起舞。他擅長跳華爾滋，不過有時有點過於拘謹。同他跳過一回之後，就會像同秧歌舞演員或俄國醫生奧爾洛夫跳，這位醫生喜歡像哥薩克一樣跺腳。然後總是再回來同周恩來這個第一流舞伴跳。從他的克制精神，他的從容風度，可以想見他在南京談判的一斑。劉少奇是僅次於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跳起舞來帶著一種

科學的精確性：二加二必定等於四。但三次中差不多總有一次，在開始跳過似乎拘泥得像算術公式的步子之後，他就按照高等數學那樣放開跳了。這同他的簡潔、精確的文章一樣，偶爾也插進一些尖銳的比喻。

朱德總司令跳舞，好像進行舉世聞名的長征一樣。不管樂隊奏什麼曲子，他總是穩健地跳一步舞。當樂隊奏出一支迷人的華爾滋時，你如果正在同朱德跳舞，你可能就會貪婪地注視著高超的舞蹈者周恩來和水準相埒的舞伴一同起舞。不過，當晚會即將結束，你累得走不動也站不住的時候，你仍舊可以同朱德跳舞。他的節奏具有一種不費力的堅定性，比坐著不動要舒服。

毛澤東主席大部分時間坐著不跳，許多人都想跟他聊天。他跳起舞來安然篤定，好像給樂隊帶來了「黨的路線」一樣。有人說他沒有節奏感，我不同意這種說法。他的感覺堅實而敏銳，他有他自己的節奏感。他盡力與音樂配合，但從不機械地跟著音樂走。當你同毛澤東跳舞時，你必須特別留意，小心地順著他，照他的暗示轉動。不過，只要你跟著他的節奏，他終究會使你感到悠然自得。

（《中外名記者眼中的延安解放區》，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安娜·露易斯·斯特朗把劉少奇排在毛澤東、朱德的前面，僅次於周恩來，可見他當時的舞技還算不錯。據說，王光美後來看到這段文字時，哈哈大笑。也許這正是她第一次和劉少奇共舞的印象和感受。

一曲舞完，劉少奇和王光美走到舞場邊聊了起來：「北平老百姓現在的生活怎麼樣……學生和教師對蔣介石的和平論調怎麼看……他們對共產黨有信心嗎……」王光美不知道劉少奇為什麼對北平的情況這麼關心，便把自己看到的見到的和自己的分

析一一告訴了他。後來，她才知道劉少奇在抗戰初期擔任北方局黨代表，曾經在北平住過一段時間。

「你是不是黨員？」聽完王光美的介紹，劉少奇忽然換了一個話題。王光美一愣，沒想到他會問這個問題。她遲疑了一下，有點難為情地回答：「我還沒入黨呢。」劉少奇「哦」了一聲，便沒說話了。在那個年代，入黨與否是衡量一個人思想是不是進步的一個重要標準，王光美作為中央軍委機關的工作人員，竟然還不是黨員，劉少奇也許有點不理解。王光美似乎看穿了劉少奇的心思，連忙說：「入黨問題我考慮過，而且交了入黨申請，可一直沒回音。對這事我還有點想法，不知道您能不能對我們這些才到解放區的青年給予幫助？」王光美所說的幫助是指思想指導。

劉少奇隨口就說：「那要看我有沒有時間。」他既沒有答應，也沒有拒絕。王光美不好再問了。

「這次見面只是一個中央首長同一個年輕人的普通談話，還談不到有什麼別的意思。」王光美晚年回憶說。不過，她請求劉少奇「幫助」的那句話為他們以後見面埋下了伏筆。

舞會的第二天正是週末，中央軍委外事組的領導組織從軍調部和南京談判代表團回來的工作人員到棗園看望朱德總司令。棗園當時是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所在地，劉少奇也住在那裡，和朱德是鄰居。在朱德那裡吃過午飯後，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又把他們帶到劉少奇住的窯洞，聽他說了一番鼓勵的話。這一次見面，劉少奇沒有和王光美單獨說話。





劉少奇

王光美看過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熟悉劉少奇這個名字，也知道他是中共領導人，但對他在黨內的具體職務和地位，並不十分清楚。

其實，當時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已相當顯赫，位置排名僅次於毛澤東和朱德。和毛澤東一樣，劉少奇也是從湖南農村走出來的熱血青年。一八九八年他出生於湖南寧鄉花明樓炭子沖，一九二一年到蘇聯學習，並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二年回國後，在湖南長沙與毛澤東相識，當時毛澤東是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書記，而劉少奇只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一名普通幹部。受毛澤東委派，劉少奇到安源路礦領導工人罷工，並取得了勝利。以後，他一發不可收，先後領導了五卅運動、省港工人大罷工及武漢工人奪回英租界的鬥爭，成為中國工人運動的領袖，在黨內的地位也逐年提升。一九二七年在中共五大當選為中央委員，一九三一年在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但此後，他的一些政治主張受到「左」傾路線的排斥，多次被撤職或調換工作。

一九三四年，劉少奇隨同中央紅軍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一九三五年一月出席了著名的遵義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他支持了毛澤東的正確路線，這次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全黨的領導地位。紅軍到達陝北後，劉少奇以黨代表的身份，奔赴華北，恢復被破壞的黨組織，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卓有成效。以後相繼擔任中央北方局書記、中原局書記、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委等職務，成績斐然。

一九四三年劉少奇回到延安，進入中央領導層。在一九四五年春天召開的黨的七大會議上，劉少奇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全面闡述了毛澤東思想。他本人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在當時的五位書記裡，他排在

毛澤東、朱德之後，位列第三。同年八月，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期間，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主持中央工作。至此，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無形中已躋身到了第二位。

劉少奇仕途曲折坎坷，婚姻道路也不平坦。

劉少奇的第一次婚姻是「父母之命」造成的悲劇。一九一九年上半年，劉少奇剛進入長沙育才中學讀書，母親魯氏為了拴住兒子的心，在鄰村為他相中了一個小他三歲的農家姑娘周氏，定好良辰吉日後，以母親重病為由騙他回家成親。雖然劉少奇自己不贊成這門親事，但母命難違，他只好和周氏拜了天地，第二天，就離開了家。此後，他多次給家裡寫信，要了卻這樁婚姻，並勸說周氏早日改嫁，但周氏堅決不肯離家，劉少奇非常同情她，將自己名下的三十畝地劃給周氏，並把他與何保珍所生的長子劉允斌送給她做養子。周氏一直住在劉家，直到一九三〇年病逝。

劉少奇與第二個妻子何保珍是一九二二年回湖南長沙接受任務時，由毛澤東介紹認識的。以後兩個人在共同革命工作中產生了感情，於一九二三年結婚。一九三三年何保珍在上海被捕，第二年英勇就義。她為劉少奇生下了三個兒女——劉允斌、劉愛琴和劉允若。劉少奇與何保珍是一對患難與共的革命夫妻，劉少奇對妻子感情真摯。新中國成立後，劉少奇第一次南下，專程到何保珍犧牲的地方南京雨花臺，哀悼這位革命伴侶。

一九三五年底，紅軍到達陝北後，經周恩來夫人鄧穎超的撮合，劉少奇與小他十多歲的紅軍女戰士謝飛結為夫妻。劉少奇喜歡漂亮能幹的謝飛，謝飛也十分敬佩劉少奇，而且對劉少奇的兒女也關愛有加。這本來應該成為一樁美好的婚姻，可惜謝飛的性格和志向決定她不能滿足於長期在劉少奇身邊做一個配角。

隨劉少奇在華北做了一段時期地下工作後，她決意單飛，先是到延安馬列學院學習，後來又奉命到皖南新四軍軍部執行任務，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變」後，她被阻隔在江南，留在江浙一帶打遊擊，與劉少奇失去聯繫，加上長期分居，夫妻矛盾重重，兩人從此分手。此後，謝飛終身未再嫁。

劉少奇的第四次婚姻給他帶來了巨大的身心痛苦。這一任妻子名叫王前，是新四軍軍部的保健護士。一九四一年三月，在身邊工作人員撮合下，劉少奇和她在江蘇鹽城結婚，當時王前才十七歲。隨劉少奇到延安後，她曾擔任劉少奇的秘書，並先後生下了女兒劉濤、兒子劉丁，但兩個人年齡、性格等方面的差異太大，他們的婚姻矛盾越來越激化，這給劉少奇的工作和生活帶來許多干擾和煩惱。有一次，王前狠狠地打孩子，劉少奇看不下去，教訓了她一下。王前大吵大鬧，他們先是分居，後來裂縫實在難以彌補，最終於一九四七年初正式離婚，離婚後，兩個年幼的兒女由劉少奇撫養。

在延安，劉少奇的家原來在王家坪。王前鬧離婚那段時間，軍委機關工作人員經常看到劉少奇端著大碗，一勺一勺地給女兒、兒子餵食。因為夫妻矛盾影響自己工作，一九四六年十月，劉少奇請示毛澤東後，一個人搬到了棗園。

劉少奇和王光美在舞會相識的時候，他和王前已經分居。





一隻黑梨

王光美和劉少奇第三次見面是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這個時候，劉少奇與王前已經正式離婚。直到晚年，王光美還清晰地記得那天去見劉少奇的情景。

這天是星期天，王光美正在宿舍休息，原來在北平軍調部工作的一位老領導急衝衝地走進她的房間，說：「你馬上去棗園！少奇同志約你談話。」王光美一聽就明白了，原來劉少奇還記著上次在舞會上她請領導「幫助」的事，這天他可能正好有空，便給王家坪這邊打了電話，請人通知王光美。

棗園離王家坪有十多裡，上次王光美隨著大隊人馬去看望朱德是坐卡車去的，可現在要一個人去，既不認識路，又沒有交通工具。她面露難色：「怎麼去呀？」那位領導說：「這好辦！」很快他就牽來一匹馬，對王光美說：「這是老馬，經常去棗園。老馬識途，你騎著它，它會把你帶到棗園的。」王光美從沒騎馬，但她不好意思再提要求了，便接過了韁繩。

果然老馬識途，出了王家坪，趟過延河，這匹馬馱著王光美往城西北的棗園小步跑去。沒多久，便到了棗園，拴了馬，王光美徑直走進了劉少奇的窯洞。劉少奇正在會客，送走客人後，他非常熱情地把王光美迎進了他的辦公室。

這是一間普通的窯洞，陳設相當簡單，除了幾張木椅，就是一張舊辦公桌，桌上還擺著一盞烏黑的油燈。

談話內容仍然是上次舞會上提出的有關入黨的話題。「你先談談你的想法吧！」劉少奇叫衛士給王光美倒了杯茶，自己點燃一支煙，微笑著說。

王光美毫不拘束，喝了一口水，打開了話匣子：「那天你問我

是不是黨員，我想說說我的情況，請教一下該怎麼辦？在北平的時候，我同地下黨聯繫的時間已經不短了，佈置給我的任務我都積極去做。崔月犁同志在北平兩次告訴我可以寫申請入黨的報告。我讀過你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覺得自己還不夠黨員條件，因為我做不到絕對服從，所以沒敢提出入黨要求。到延安後，我覺得自己在軍調部中共代表團表現還可以，在瓦窯堡聯繫群眾也不錯，我就寫了入黨申請，可是報告遞上去後，一直沒有回音。我不知道現在還要不要再提出入黨要求？今天你讓我談，我想請求幫助的就是這個事。」

劉少奇略作思考後，說：「入黨是沒有自由的，必須符合條件，經過黨組織批准，但是退黨是自由的。你如果有入黨的迫切要求，應該向組織提出來。提一次不批准，人家給你指出來有哪些不夠，你考慮以後可以再提……你現在受的教育，不要以為光是你父母親供你上大學的結果，而是人民的培養，所以要把你的知識用來為人民服務。你現在有了某一方面的知識，但你還缺很多知識，比如你就缺乏農村的知識，今後一定要多向群眾學習……革命隊伍裡的人也不是一般齊的，每個人有長處就有短處，你要多學別人的長處……」

王光美一邊聽，一邊點頭。

他們正談著，炊事員走進來說：「少奇同志，該吃午飯了！」劉少奇這才停住話頭。「時間過得真快，」他站起身對王光美說，「你也在這裡隨便吃點吧！」王光美連忙說：「我是吃中灶，星期天只吃兩頓，來之前剛剛吃過一頓了。下午回去再吃第二頓。你慢慢吃吧，我在這裡等。」其實他們的談話差不多可以結束了，王光美留下來是出於好奇心：想看看中央首長的特灶吃的是什麼。

炊事員把飯菜端了進來：兩碟菜，一碗米飯，米飯上面還放了

一顆大蒜。「特灶就這麼簡單？」王光美心裡想著，差一點說出了口。

劉少奇說了聲「不好意思」就吃了起來。剛吃了幾口，他忽然放下筷子，起身走到辦公桌前，從抽屜裡掏出幾個梨子，又找了一把小刀，遞給王光美：「噢，差點忘了，你削梨吃吧！」

那是幾隻又小又黑又癟的梨。「中央首長怎麼也和農民一樣吃這種東西？」王光美有點吃驚，在北平她從沒吃過這種梨。捏著那幾隻梨，她心裡很不是滋味。但她不好意思推辭，削了兩個，自己吃了一個，還留了一個給劉少奇。

劉少奇邊吃飯，邊看王光美削梨，忽然說：「咦，你是怎麼削的？我從來沒有看見誰這樣削梨。」原來王光美用刀子旋轉著，削出一條長長的薄皮。王光美笑著說：「我們都這麼削呀。」

吃完梨，王光美向劉少奇告辭。劉少奇把她送出門外，沒有再說什麼。

回王家坪的路上，可能是那匹老馬餓了，想早點回去吃草，一上路撒開腿就奔跑起來，王光美拉都拉不住，幸虧自己年輕，沒有從馬背上掉下來，總算順利地回到了家。「這次見面也沒有談戀愛的意思，當然有一點特殊，我作為一個普通青年能單獨和中央首長談了這麼長時間，算是一種特殊待遇了。」王光美晚年回憶說。

過了幾天，中央在王家坪禮堂舉行宴會，慰問從南京和北平回來的同志，劉少奇出席了宴會，代表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向大家敬了酒，王光美被領導安排和劉少奇同坐一桌。宴會完了，又舉行了舞會，王光美又和劉少奇跳了一支舞。因為人多，她



和劉少奇沒單獨說什麼。也就是在這次宴會上，她從同事們那裡得知劉少奇曾經是黨中央代理主席。

第二天，王光美向組織遞交了第二份入黨申請書。





情竇未開

劉少奇和王光美談話的時候，中央已經獲悉胡宗南又要進攻延安了，這一回蔣介石做好了充分準備，共投入二十五萬兵力，企圖將中共要人一網打盡。當時在陝北的中共軍隊只有二萬多人。雖然力量對比懸殊，但中央決定以遊擊戰和運動戰的戰術在延安與胡宗南周旋，同時，劉少奇和朱德等率中央工委赴河北開展中央委託的工作。

中央機關又開始疏散。王光美想留下來參加延安保衛戰，但沒得到批准。三月中旬，她隨軍委外事組撤離延安。四月，他們從瓦窯堡渡過黃河，到達晉綏地區。根據組織安排，她留在晉綏地區興縣的蔡家崖，在那裡集中學習，準備在當地參加土改。

彷彿是命運的安排，王光美在這裡又與劉少奇不期而遇。原來，他是路過蔡家崖，作短暫停留，然後再去河北。那天中午，他和土改工作隊的同志一起吃飯。吃完飯走到門口的時候，劉少奇問王光美：「你是在這裡參加土改，還是跟我們一起走？」王光美覺得有點突然，不明白劉少奇的意思：「我正在這裡學習，學習完了參加工作隊，能跟你們走嗎？」劉少奇又說：「到那兒也能參加土改。」

王光美有點為難了：我剛交了入黨申請書，領導還表揚我表現不錯，說等瞭解我的家庭情況後，就可以定下來了。現在還沒有參加土改，我就不明不白地走了，那算怎麼回事呀？沉默了一會，她笑了笑說：「以後有工作需要再說吧！」劉少奇沒有再說什麼，轉身走了。

回到住地，王光美越想心裡越覺得不踏實：劉少奇跟我說這話究竟是什麼意思？當晚有一個小型招待演出。劉少奇和朱德都出席了。王光美想再找劉少奇問問清楚。可是走到門口一看，劉少奇正抱著女兒，和幾個領導坐在第一排等節目開演。她在



門口轉悠了半天，最後還是沒敢進去。

第二天一早，劉少奇一行就離開了蔡家崖。王光美最終沒有跟劉少奇走，學習結束，她留在晉綏參加土改，可能考慮她是學數理的，組織上分配她搞田畝登記，計算每家每人分幾畝幾分地……直到第二年春天。這段時間，王光美和劉少奇沒有任何聯繫。

王光美後來才知道，劉少奇當時對她確實有好感，叫她跟自己一起走，是有意試探她。沒想到王光美拒絕了他。事實上，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和朱德的夫人康克清，覺得劉少奇離婚後一個人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不容易，一直幫他物色合適的姑娘，介紹給他做妻子，但沒能如願。

回憶這段經歷，王光美有點惋惜地說：「我這個人，學生時代一心學習，最崇拜的人是居里夫人，一直到這時從沒有談過戀愛，這方面很遲鈍，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後來回想起來，少奇要我跟他走，是對我有好感，想帶我上晉察冀，但當時我不敢胡思亂想。」





西柏坡相逢

一九四八年三月上旬，王光美結束在土改工作隊的工作，來到河北建屏（今河北省平縣）西柏坡，向中央軍委外事組報到。在那裡，她與劉少奇重逢。

西柏坡位於太行山東麓，滹沱河北岸，是河北省建屏縣境內的一個依山傍水、風景秀麗的小村莊，處於太行山和華北平原的交匯處，距石家莊市八十公里，可退可進，地理位置極佳。一九四七年五月，劉少奇和朱德率中央工委先期到達此地，次年四月，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在延安轉戰一年後，也來到這裡與劉少奇等匯合。從此，西柏坡成了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的所在地。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這裡指揮了震驚中外的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

儘管全國解放戰爭如火如荼，但西柏坡表面上平靜、祥和，和在延安一樣，這裡經常舉行文藝晚會，每週的舞會也很少間斷。當時在新華總社工作的沈容女士這樣描述：「每逢星期六，女同志都到西柏坡去參加中央的舞會；男同志不能全部去，是發票去。西柏坡的舞會在一個像打麥場那樣的空地上舉行，樂隊是拉二胡，這是一個長方形的空地，一頭是首長席，放著籐椅、茶几，茶几上有茶、香煙。其他三面都是條凳。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都坐在首長席的籐椅上……」

王光美和劉少奇就是在週末舞會上重逢的。每次遇到王光美，劉少奇總會主動邀請她跳舞。對此，沈容女士也記憶猶新：「在舞會上，還有一件使我們覺得有趣的事是劉少奇找王光美跳舞。王光美那時常穿一件雪白襯衣，外加一條藍色工裝褲，在我們一夥女同志中很突出。劉少奇總是從首長席走到斜對角王光美面前，鞠一個躬請王光美跳舞。這在這種舞會中是少有的禮節，所以顯得特別有趣……」

雖然見過幾次面，在一起跳了舞，但剛開始王光美和劉少奇並沒有發生什麼故事，直到這年六月。

這一天，外事組副主任王炳南在外事組所在地柏裡村舉行了一場舞會，請來了劉少奇和朱德等中央領導。舞會開始前，劉少奇在王炳南陪同下，先看了看外事組辦公室，然後走進了王光美住的小屋。扯了幾句閒談後，他問王光美：「你星期天都幹些什麼？」王光美回答說：「我不愛打撲克，就到南莊趕集、散步，或者在家裡看看書……」劉少奇順口說了一句：「有空到我去玩！」說完就走出了小屋。

「有了少奇這句話，我決定星期天去一次。」王光美晚年回憶說。劉少奇發出邀請後不久的一天，王光美幾經周折，一個人來到西柏坡，走進了劉少奇辦公和居住的院子。

「你真來了！」劉少奇放下手中的檔，馬上起身相迎。「這麼長時間沒有你的消息，也不知道你的情況怎麼樣？」他一邊給王光美倒茶，一邊微笑著說。顯然，劉少奇一直在惦記著王光美，對她的突然到來，他感到既驚異又喜悅。

這次談話持續了比較長的時間。在詢問了王光美參加土改和回到西柏坡的生活情況後，劉少奇主動把話題引到了感情和婚姻。他的性格和為人一樣，他求婚既直接又特殊：「……我年齡比較大，工作也很忙，還有兩個小孩，你好好考慮一下，如果你願意，我們就結婚。」劉少奇這番話多少有點出乎王光美的意料，雖然王光美早知道他對自己有好感，但沒想到他會這快而且這麼直接地提出來。

「年紀方面我倒沒考慮，只是在政治水準上我們差得太遠，我和你在一起的話不知道該怎麼辦？應該注意什麼？而且我還不

瞭解你過去的個人情況，不知道你還有沒有其他婚姻關係？」對於劉少奇的求婚，王光美既沒有拒絕，也沒有一口答應。她提出一大堆問題也許是想給自己一個心理緩衝時間。

劉少奇沒有直接回答她的問題，但非常認真地說：「如果你想知道應該注意什麼，你去問安子文（當時的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如果你想瞭解我過去的歷史，你去問李克農（當時中央軍委情報部部長），如果你想知道我的婚姻狀況，你去問一下鄧大姐，她就住在旁邊的院子。」

王光美沒有再說什麼，站起身來告辭：「幾點了？我該回去了！」劉少奇連忙打開抽屜，拿出一塊手錶：「錶不走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停的？」王光美拿起他的手錶，很內行地擰了幾把，放在耳邊聽了聽，說：「錶壞了！你怎麼不叫人幫忙修一下？」

劉少奇一臉茫然：「該找誰呀？」王光美沉吟了一下，說：「好，你交給我吧，我幫你去修！」說完拿上手錶就離開了劉少奇的院子。

王光美晚年回憶當時的情景：「怎麼會是這樣？中央領導同志怎麼連個好好的錶都沒有？怎麼這些事沒有人幫他收拾？他連錶都不知道修一下，那日常生活怎麼辦？我當時就有些坐不住，首先是尊敬，同時對他這種生活無人照顧的情況深表同情，心裡自然冒出來一種義不容辭的想法。」





婚姻大事

劉少奇和王光美一九四八年三月重逢，為什麼直到六月才邀請王光美單獨去他家玩，並向她求婚？應該有原因。

到西柏坡後，劉少奇又經歷了一次不該發生的婚姻。

朱德和夫人康克清非常關心劉少奇的個人生活。鑒於他與王前的婚姻情況，他們想給他找一個賢淑、文靜的伴侶，安心照料他的兩個孩子和他的身體。正巧他們身邊就有這樣一位姑娘，名叫王健。她不愛談笑，也從不與人爭吵，性情與劉少奇十分近似。在他們撮合下，劉少奇與王健結了婚。有史料記載，由於女方健康的因素，這樁婚姻只維持了很短一段時間便結束了。後來，劉少奇把王健託付給自己的一位老部下，送到東北一個療養勝地，讓她靜心休養。為這事，朱德夫婦還感到有點對不住劉少奇。

雖然遍查史料，沒有看到劉少奇第五次婚姻的起始和結束日期，但根據推測和零星資料記載，這年六月以前，劉少奇和王健的婚姻或者尚未了結，或者剛剛了結，劉少奇對新的婚姻還心灰意懶。王光美顯然也知道劉少奇這段婚姻，到西柏坡後一直沒有主動請求劉少奇「幫助」。正如有關史料所述，劉少奇是一個生活作風嚴謹的男人，而他的第五次婚姻結束的原因，是王健的健康問題，而非劉少奇見異思遷，更非王光美「第三者插足」。

王光美主動攬下的修錶任務幾天後就完成了，是她托人把錶帶到石家莊修好的，又托人交給了劉少奇。劉少奇叫她去找的那三位同志，她也去了。她先找了安子文，但安子文一上來就給她交待保密紀律：「你和少奇同志在一起，不該知道的不問，不該看的不看，領導同志談話你不要聽……」隨後，她又找了鄧穎超和李克農。他們對她和劉少奇的事感到有點吃驚：「真

沒想到……」王光美從鄧穎超那裡知道了劉少奇第五次婚姻的真相。

兩個人從上次談話到最後確定婚姻大事，王光美在晚年回憶錄裡沒有敘述這段過程發生的細節，只是說：「反正在西柏坡的這一段，一來二往的，我們就確定了關係。」但據筆者查證，他們的婚姻也經過了鄧穎超、王炳南等人的撮合。西柏坡紀念館館長張志平在《感受西柏坡》中說：「對他們之間的事，康克清、鄧穎超兩位大姐都非常關心。鄧穎超還專門跑到王光美那兒做工作，撮合兩人早日成婚。」還有史料稱，王光美的頂頭上司王炳南也參與了撮合。

多人撮合，說明王光美對這樁婚姻是有過猶豫的，王光美猶豫其實很正常，雖然劉少奇外表俊朗，官居高位，而且王光美十分尊敬他，但劉少奇的年齡以及他的家庭現狀等方面的「劣勢」，她不得不考慮。當年，劉少奇已年近五十，比王光美大二十三歲，而且身邊還有兩個年幼的孩子，大的四歲，小的才兩歲。這期間，王光美的四哥王光傑從晉冀魯豫根據地到西柏坡來，兄妹倆見過一面。聽說她準備和劉少奇結婚，當即給她潑了一瓢冷水，表情嚴肅地說：「不要胡思亂想！」

當時王光美已決意嫁給劉少奇了，唯一的要求是等自己入黨申請書批下來再結婚，劉少奇當然同意。

一個有著碩士文憑、年輕漂亮的女子為什麼會嫁給一個年近百、結過幾次婚的男人？王光美的這一選擇，至今許多人難以理解。她是出於愛情還是有其他什麼動機？二〇〇一年，著名主持人楊瀾採訪王光美時追問過她當時的真實想法：「從內心來說您喜歡他嗎？」王光美說：「我特別尊敬他。」楊瀾繼續問：「尊敬他幹嘛要嫁給他？」王光美欲言又止：「還不只是尊敬他，

後來接觸多了才會覺得，呀，這人……」楊瀾接著又問：「他好在哪呢？」她說：「我佩服他就是因為我讀過他的書，另外他做什麼工作都特別專心刻苦，然後他在找我的過程中，有時候跟我說話多點，以後不是上我們單位參觀就是上我們這屋，觀察什麼都特別細。」

王光美後來在回憶錄裡又解釋了她的選擇：「我對他很尊敬，同時對他的生活沒人照顧感到很同情。如果他真願意跟我好，我就願意把他給照顧好，因為黨培養一個幹部也不容易。總之，我們是從好感到戀愛。」

子女們對父母的結合也曾百思不解：父親那麼嚴肅，母親那麼活潑，他們是怎麼走到一起的？後來他們似乎也得出了結論。劉亭亭說：「我估計因為他們倆從背景、從各方面很不相像，所以才有這種吸引力。我看我媽媽對我爸爸是比較崇拜的。」

畢竟是那個特殊年代的婚姻，現代人想完全理解當事人的心理並非易事。





難忘的婚禮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對王光美來說這是一個永生難忘的日子，從這一天開始，她和劉少奇牽手終生。

王光美以為劉少奇會搞一個稍微像樣一點的婚禮。結婚前一天，她徵求劉少奇的意見：「咱們要不要到機關大食堂宣佈一下？」劉少奇說：「不用，你把行李搬過來就行了。」王光美一聽，有點不高興：「我就這樣搬到你這裡，算是怎麼回事？」劉少奇不以為然：「結婚本來就是兩個人的事，沒必要勞師動眾！」王光美只好讓了一步：「那你總得派個人去接我吧？」劉少奇同意了。

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劉少奇派他的衛士長帶著他的信，到王光美的住地幫她搬行李。

軍委外事組的同事們知道王光美要結婚，特意開了一個歡送晚會，還給王光美買了兩件襯衫。出門的這一天，他們又從集市上買來雞蛋、奶粉、糖，匆匆忙忙做了一個結婚大蛋糕，上面還雕了幾朵花。下午，王光美在女同事們的陪伴下，帶上行李，乘坐一輛馬車，從柏里村來到西柏坡，走進劉少奇的院子。

「新房」沒有添置新傢俱，陳設極為簡單：兩塊木板拼成的床、一床行軍被、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就是整個新房的全部家當了。大家七手八腳地幫他們簡單佈置了一下，掛上了劉少奇和王光美的結婚合影照。

雖然劉少奇沒有打算專門舉行婚禮，但晚上大家還是搞了一場舞會，以示慶賀。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都到場祝賀、助興。

王志平在《感受西柏坡》一書中生動地描述了這場舞會：

晚飯後，劉少奇和王光美來到了婚禮晚會的現場，人們熱烈地鼓掌歡迎。一群青年人說笑著把他倆擁上了主席臺。不一會兒，周副主席、朱總司令、葉劍英等中央領導同志也來了，大家使勁鼓掌。此時打穀場上一片歡歌笑語，人們沉浸在一片歡樂的海洋裡。王光美同志給首長們和坐在前排的同志們一點著香煙。這時朱總司令拉著濃重的四川腔說：「今天是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結婚的日子，我們歡迎他們給大家出個節目好不好？」

「好！」大家熱烈地鼓掌。

少奇同志看了王光美一眼，笑著說：「出個什麼節目呢？」

王光美說：「我們給大家唱首歌吧！」

於是他們為大家演唱了那首大家都很熟悉和喜歡的《南泥灣》：「如今的南泥灣，與往年不一樣……」

大家再一次熱烈地鼓掌！這時周副主席說：「我建議把延安晚會的熱鬧勁兒，也帶到西柏坡來，大家騰騰地方，讓少奇和光美給我們跳個舞嘛！」不一會兒，人們就騰出了一大片空地兒，在「嘯唻唻，嘯唻唻」的樂曲聲中，劉少奇和王光美大方地跳起了交際舞。在他們的帶動下，會跳舞的同志也都跳了起來……

一直到晚上十多鐘，晚會才結束。

（張志平：《感受西柏坡》，中央文獻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十月）

晚會結束後，大家又到「新房」裡吃蛋糕。據當年參加他們婚禮的李銀橋回憶，那個蛋糕發黑，不是很好吃。但總歸是蛋糕，而且好多人還是第一次吃，覺得新鮮。毛澤東吃了一塊後，還

給女兒李訥帶了一塊回去。

婚禮簡單但很熱鬧，王光美比較滿意。她晚年回憶說：「我和少奇同志結婚，說沒儀式也沒儀式，因為我們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舉行什麼儀式；說有儀式也有儀式，那天機關正好有舞會，很熱鬧，而且毛主席、周恩來等同志親自登門祝賀。」





攜夫回家

一九四九年春天，捷報頻傳，三大戰役勝利結束，北平和平解放，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勝利在望。三月二十三日，中央五大書記組成一條浩浩蕩蕩的隊伍，從西柏坡向北平進發。王光美和劉少奇同坐一輛吉普車，一路意氣風發、豪情萬丈。

二十五日，黨中央車隊抵達北平，進駐城西北的香山。榮歸故里，王光美心情激動，站在香山眺望北平城，一股思念之情油然而生：父親、母親、哥哥妹妹們，你們都在幹什麼？家裡一切可好？她急切地想給家裡打一個電話，告訴家人：光美回來了！但因為黨中央駐地必須保密，她忍住沒有打。和劉少奇結婚後，她曾托人給家裡帶了一封信，簡單地告訴父母，自己找了一個布爾什維克丈夫，但一直沒有收到家裡的消息。什麼時候能帶丈夫回家看一看？劉少奇似乎看出了王光美的心思，有一天在香山散步，他說：「哪天抽空去你家拜訪父母吧！」王光美立即開心地說：「好啊，我也想早點回家。」

四月二日，劉少奇和王光美從香山進城到華北局辦事，晚上住在後圓恩寺胡同。第二天上午，王光美帶著丈夫回到離別兩年多的娘家。

接到女兒要帶女婿回家省親的電話，王家匆忙打掃庭階，張燈結綵。院子裡兩株海棠樹鮮花盛開，更增添了節日喜氣。在此之前，王光美的父親接到過葉劍英的電話，聽說了女婿的名字，而且是共產黨的一個高官。他連忙到西單商場的書攤找了一本介紹中國共產黨的日文小冊子，上面介紹說劉少奇是湖南人，在共產黨裡有「小諸葛」之稱……

王治昌不敢怠慢，用舊式中國紳士最高禮節，盛情接待第一次上門的高官女婿。考慮到劉少奇是湖南人，他親自到西單牌樓的湘菜館「曲園」訂做了一桌湘菜，還特意交代飯館，送菜時不

要忘記帶長筷子，用長筷子夾菜是這家飯館的特色。那天，王治昌特意穿了一套長袍馬褂，站在客廳門口迎接女兒女婿。王光英正好在北平，穿了一套最好的西裝，繫了一條最漂亮的領帶，還到一家百貨店裡選中了一條駝、灰兩色相間的薄毛圍巾，準備送給妹夫作見面禮。

劉少奇是坐車去的，但老遠他就叫車停下，讓警衛留在門外，自己和王光美走進了岳父母的家。那天他沒有什麼講究，穿著解放區生產的黑色制服，頭戴一頂鴨舌帽，腳穿一雙黑布鞋，大概也沒有準備什麼禮物。見到岳父岳母後，他說：「兩位老人家不容易啊，你們教育了這麼多孩子為黨工作，這些年難為你們了！」接著他們坐在堂屋裡寒暄說話，王光英把他準備的那條圍巾拿出來送給妹夫，劉少奇高興地收下了，還在脖子上圍著試了試，笑著說：「我們沒有這些規矩，以後不要搞了。」

看到父母和哥哥如此熱情地招待劉少奇，王光美心裡感覺甜蜜蜜的。趁男人們在堂屋裡談話，她迫不及待地拉著母親到裡屋問長問短。分別兩年多，母女倆有說不完的話。董潔如從王光美的體態一眼就看出，女兒快要當媽媽了。她並沒有責怪女兒在婚姻大事上對父母「先斬後奏」的做法，對劉少奇這位大齡女婿也沒有表示什麼不滿意。一個多月後，王光美在醫院生下女兒平平。董潔如將她們母女倆接到家中親自照料。

王光美晚年的時候，曾有記者問她：「如果當時你媽媽在場會不會同意這樁親事？」她回答：「他們不過問我和誰結婚的事，我也不許他們過問。」